



2025
第1期

彼得報

共同對抗不公不義

人權路跑

一日羅興亞 爲人權而跑

中國女權運動十週年
回顧：「女權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

美國斷然中止對外援助
對緬甸平民的人權構成
巨大威脅

紅色標籤下的沉默：
菲律賓青年人權捍衛者
遭受國家支持的網路騷擾

「我只是個孩子，卻被綁架帶走」：梅蒂斯兒童對抗比利時殖民不義的記述

彼得報

定期報導人權現況，
鼓舞大眾共同對抗不公不義。

聯絡我們



Amnesty.tw



Info@Amnesty.tw



+886 (2) 2503-9301

採取行動



Amnesty.tw/take-action



追蹤我們



Amnestytw



AmnestyTaiwan



AmnestyTaiwan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封面圖片：2025 年 2 月 15 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在台北市大佳河濱公園舉辦以「一日羅興亞」為主
題的路跑活動，為羅興亞難民發聲，吸引超過千位民
眾參與。©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版權所有，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出版。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019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本刊採用再生紙及環保油墨印刷。

發行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發行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36號7樓

本期目錄

專題報導

- 10 中國女權運動十週年回顧：
「女權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
- 12 美國斷然中止對外援助
對緬甸平民的人權構成巨大威脅
- 16 紅色標籤下的沉默：
菲律賓青年人權捍衛者遭受國家支持的
網路騷擾
- 20 「我只是個孩子，卻被綁架帶走」：
梅蒂斯兒童對抗比利時殖民不義的
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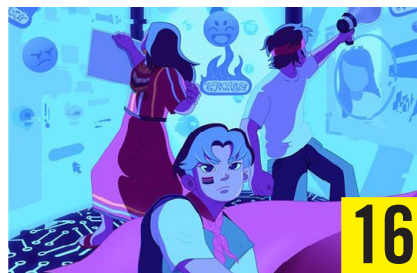
10

其他內容

- 04 國際特赦組織全球動態回顧
- 06 幕後觀察
人權手記：
- 24 當演算法成為仇恨擴音器，
我們不能保持沈默
- 28 少年吔，衝啦！示威小教室
- 32 透過連結串起台灣與世界的人權韌性



12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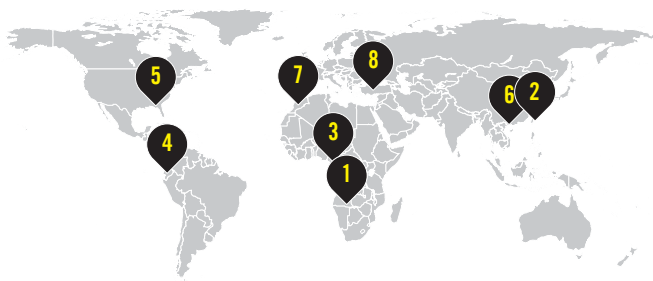


20



24

國際特赦組織 全球動態回顧



1

好消息！

2024 寫信馬拉松聲援對象內思·納哈拉獲釋

2023 年 8 月，社群媒體網紅安娜·達·希爾娃·米格爾（又名內思·納哈拉）因為在 TikTok 上公開批評總統若昂·洛倫索而被捕入獄，在草率的審判下最終被判刑兩年。內思·納哈拉是 2024 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之一，國際特赦組織透過連署請願、公開聲明、活動和其它方式展開倡議行動，持續為她爭取自由，並在她被監禁期間透過其家屬和律師提供支持。2024 年 12 月 25 日，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安哥拉總統宣布特赦包括內思在內的五位政府批評者，內思也於 2025 年 1 月 1 日獲得釋放。



2

RCA 污染事件：

台灣高等法院做出突破性判決

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污染案（簡稱 RCA 污染案），是台灣最重大的工業污染事件之一，相關訴訟至今已纏繞多年。2025 年 1 月 15 日，台灣高等法院就 RCA 污染案作出更二審判決，判定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等四家公司應賠償 222 名受害者共計 1.7 億餘元。雖然金額遠低於原始的求償數字，但在因果關係與受害者認定上都有所進展。法院突破性地肯定，即使未出現疾病，勞工因暴露於毒物環境，其身體自主權與健康權仍受侵害。這項判決原則將為其它企業人權侵害案件提供重要參考。



3

爲了家人勇敢上街示威的
朵潔萊絲·格桑終於獲釋

朵潔萊絲是來自喀麥隆的單親媽媽，職業是美髮師，也是 2022 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之一。2020 年 9 月，對喀麥隆經濟情況感到擔憂的她參與了人生的第一場示威遊行。她只不過是想替自己的家人和國家爭取更好的未來，卻被警方逮捕，隨後被控「叛亂、集會、舉辦會議和公開示威」，判處 5 年有期徒刑。如今，朵潔萊絲終於能夠與心愛的家人團聚，然而，她原本就不應入獄。當年和朵潔萊絲一樣因為和平示威而被捕的人民，目前還有 38 人尚未獲得自由。喀麥隆政府必須立即釋放他們，因為沒有人應該要因為和平示威而被判刑。



4

聯合國做出歷史性裁決： 各國應確保沒有女孩被迫成為母親

在 2025 年 1 月 20 日，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做出了三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認定厄瓜多和尼加拉瓜政府違反了三名拉丁美洲性暴力倖存女孩的人權，這些女孩被迫成為母親。這些裁決是自 2019 年「女孩，不是母親」（Niñas, No Madres）倡議運動開展的國際策略性訴訟的成果。該運動由多個公民組織共同發起，國際特赦組織也參與其中，長期致力於提升社會對性暴力與女孩被迫成為母親的重視。由於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所作出的裁決具有強制性，這代表超過 170 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締約國必須要致力於確保不會再出現性暴力倖存者被迫成為母親的情形。



5

2023 寫信馬拉松聲援對象洛基在即將被處決之際獲得減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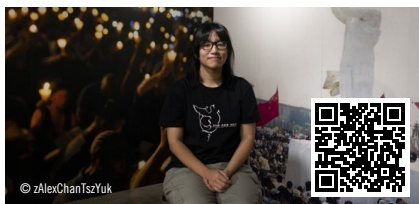
洛基·麥爾斯是一名有智能障礙的黑人，他因謀殺罪被判處死刑，即使沒有他與犯罪現場有關的直接證據，而且一名關鍵證人也撤回了證詞，法官依然違背陪審團的意願判處洛基死刑。2023 年，透過寫信馬拉松，全球的支持者為洛基採取了近 70 萬行動。我們也在該年 3 月 21 日遞交連署請願書給美國阿拉巴馬州州長。如今，他已獲減刑為終身監禁。他是阿拉巴馬州自 1976 年恢復死刑以來，第一位獲得赦免的死刑犯。在被赦免之前，他其實距離被處決僅一步之遙——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已批准了檢察署所提出的處決申請。因為大家的聲援，我們才得以讓洛基免於被處決的命運。



6

香港首宗《國安法》實施細則 案件 鄧幸彤等三人獲勝訴

鄧幸彤及另外兩位前支聯會成員鄧岳君、徐漢光因拒絕向警方提供資料，於 2023 年被裁定違反《國安法》下的實施細則，判處入獄 4.5 個月。香港終審法院在 2025 年 3 月 6 日的裁決中，撤銷了對三位的定罪，並確認他們被剝奪了公平審訊的機會——這是香港終審法院第一次在《國安法》案件判處被告勝訴。儘管勝訴，三位已經在先前完成服刑，且鄧幸彤仍然遭受不公，因紀念天安門事件而持續身陷囹圄。國際特赦組織呼籲香港當局，必須撤銷所有基於政治動機對她提出的「國家安全」指控，並且立刻釋放她。



7

維吾爾籍社運人士伊德里斯· 哈桑在漫長拘留後獲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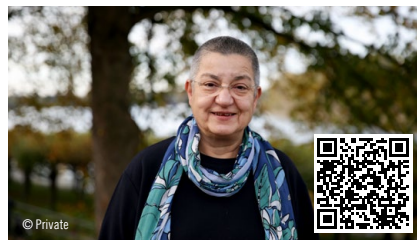
伊德里斯·哈桑是一名電腦設計師，為了逃離中國壓迫，自 2012 年開始和妻子與三個孩子住在土耳其。哈桑於 2021 年 7 月自土耳其飛往摩洛哥後遭到逮捕，拘留於提夫萊特鎮（Tiflet）附近的監獄。由於哈桑之前為維吾爾人組織工作，中國政府也將他視為「恐怖分子」，他被拘留期間一直處於可能被送回中國的恐懼之中。國際特赦組織一直以各種行動呼籲摩洛哥政府釋放哈桑，且呼籲當局不應將他遣返中國。2025 年 2 月底，他終於獲得釋放。他的妻子 zZaynura 寫下了感謝的訊息：「非常感謝你們，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不可能順利救出我的丈夫。上蒼保佑你們。」



8

致力於結酷刑與捍衛人權的 法醫專家薛布南獲判無罪

薛布南·克魯·芬江奇教授是來自土耳其的法醫專家兼人權捍衛者，致力於終結酷刑與捍衛人權，卻因此多次受到當局毫無根據的刑事調查、拘留和起訴。在薛布南呼籲要針對土耳其軍方疑似在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的情形展開調查後，她於 2023 年因涉嫌「為恐怖組織進行宣傳」而遭到定罪，她隨即提出上訴。國際特赦組織透過連署請願、公開聲明、活動和其它方式展開倡議行動，持續聲援薛布南，而她也 2024 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之一。如今，她終於被判無罪。





↑ 「被消失的新年：強迫失蹤與女性搜索者」講座現場。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2025 年新年前夕，國際特赦組織舉辦了「被消失的新年：強迫失蹤與女性搜索者」講座，講述南美洲與中國等地的強迫失蹤問題。因為特定言論或是身分屬性，許多人「被消失」，失去與家人團聚的機會，而當他們的親屬站出來搜索這些受害者時，還會遭遇歧視與迫害。講座中，我們介紹了土耳其星期六母親、中國黃雪琴與王建兵等強迫失蹤受害者案例，也在在場的聽眾一同透過寫信聲援與連署行動發聲。

年後，我們迎來睽違三年的路跑活動，於 2 月 15 日在台北大佳河濱公園舉行，以「一日羅興亞」為主題，盼大眾關注羅興亞難民的處境。當天共有千名跑者以行動支持羅興亞人權，為長年困於難民營的百萬羅興亞人發聲。開幕儀式由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致詞，並舉行點亮儀式，為羅興亞人祈福。此外，也透過海報展、行動聲援等方式，讓現場的民眾能夠深入了解相關議題並貢獻自己的力量。

3 月，適逢國際婦女節，我們與台灣國家婦女館共同舉辦「女路走讀：人權足跡與空間漫遊」，邀來林麗鈴老師帶我們漫步大稻埕歷史街區，嘗試跳脫男性本位的主流歷史觀，認識這塊土地上的

女性勞動參與及權利發展的歷史。在走讀結束後，我們延伸介紹了阿富汗經歷塔利班掌權後帶來的女性權利傷害，也促成許多參與者加入連署行動，為阿富汗女性發聲。

除了走讀活動，我們還辦了一場流亡藏人的文化分享會——「請你喝杯西藏奶茶：聆聽流亡藏人的生命故事」。當天，流亡藏人龍珠慈仁，在多首創作曲、三碗奶茶與兩個西藏小食之間融入他的生命故事，介紹他從西藏移動至尼泊爾、印度與台灣的艱辛過程，令人為之動容。同時，我們也向在場的參與者補充說明全球難民現況及在台尋求庇護者面臨的困難及法律限制，呼籲大家持續關注台灣難民法。

時間來到 4 月，我們走上台北街頭，參與「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舉辦的聲援巴勒斯坦遊行。不分國籍、種族，破百人為聲援巴勒斯坦而上街，從西門町一直走到外交部，呼喊「立即停火」、「以色列立即停止種族滅絕」、「拒當種族滅絕共犯」等口號。我們一再強調，以色列對加薩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行徑，是對國際人道法的公然藐視。我們不能保持沉默袖手旁觀，任由以色列繼續對加薩的巴勒斯坦人造成死亡與苦難。



↑ 「女路走讀：人權足跡與空間漫遊」參與者大合照。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近年，不時會有民眾好奇我們為什麼要救援一個死刑犯，因而 4 月我們也在台南政大書城舉辦了一場有關救援死刑犯的公開講座，邀來死刑冤案平反者徐自強先生和陳欽賢法官進行對談，透過真實的案例希望讓參加者了解，不公正審判所導致的各種案件問題，且救援路上的艱困。救援成功與否，往往靠的是運氣與堅持，所以我們只能持續去做，也希望傳遞這樣的信念：眾人再小的行動——哪怕只是讀一篇貼文讀——都可能產生改變的力量！

4 月 29 日，台灣分會與香港海外分會、國際秘書處中國團隊以及法律與政策部門共同舉辦了華語世界唯一一場 2024 年度人權報告發布網路研討會。有別於過往的線下記者會形式，今年改採線上研討會，為世界各地的人權工作者、政府官員與一般民眾，提供即時交流的平台。提問環節中，許多參與者關注香港人權倒退、台灣婚姻平權的進展；台灣漁業署也就報告中提及的漁工權益問題作出回應；也有參與者詢問該如何看待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對全球人權的負面影響。這場研討會不僅是報告的發表，更是一場跨地域、跨議題的人權對話。

去年聯合國大會第六委員會通過的《防止及懲治危害人類罪

公約》草案，首次將「性別隔離」納入危害人類罪，本會也積極就此投入政府遊說工作，像去年總統出訪太平洋友邦前，我們拜會外交部，建議使團在此行中鼓勵友邦支持該公約草案，展現台灣對國際人權議題的關注與參與。今年，我們期待能促進大眾了解國際法在人權保障及杜絕國際罪行的重要性，因此也邀來國際秘書處法律與政策資深顧問 Jan Watzel，與台大法學院合辦講座。因應外賓訪台，我們更拜會了行政院人權與轉型正義處處長，就此主題及其他台灣人權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 「請你喝杯西藏奶茶：聆聽流亡藏人的生命故事」活動現場。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幕後觀察



這篇幕後觀察的最後，想要與大家分享我們的「人權飯桌仔—青年小聚」。自 2024 年 9 月，台灣分會的台南辦公室會在每月的第二個禮拜四晚上舉辦這場活動。飯桌仔（png-toh-á），是台南在地的飲食特色。人權飯桌仔希望借鏡親民、日常、溫馨的飯桌仔文化，讓人權討論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時也在彼此的交流中，碰撞出精彩的火花，就像一道道菜餚在鹹甜溫熱鮮的交織下，成為難以忘懷美味。

這個晚上，我們邀請志工、學校社團的同學一起來聊聊生活中的煩惱，有的人會提到升學、就業的問題；有的人是困擾於不知如何和同學們分享自己對死刑仍待存疑的立場，還有面對網路紛擾時的心情低落與難以言語。大家帶著晚餐、分享旅遊的伴手禮，從單次活動萍水相逢的志工同事，成為能夠擁有更深刻信賴關係的志工夥伴。

如果你也想參與這個奇妙的聚會活動
歡迎聯絡青年與行動者倡議專員芊芊
alicechhian.lee@amnesty.tw

2025 年重要紀念日

七月 14 國際非二元性別日	七月 30 世界打擊販運人口日	八月 09 世界原住民日
八月 30 強迫失蹤日	九月 21 國際和平日	十一月 2 國際終止迫害記者日
十一月 20 跨性別追悼日	十一月 20 國際兒童日	十二月 1 世界愛滋日
十二月 3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十二月 9 緬懷種族清洗罪受害者 及其尊嚴暨 防範此罪紀念日	十二月 10 國際人權日

秘書長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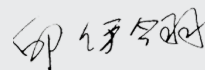
各位支持人權的朋友在 2025 年的上半年應該可以具體感受到全球威權主義的擴張及影響，美國川普總統上台之後，一連串的倒退措施，包括對於難民移民及聲援加薩的學生被驅逐出境，美國大砍國際人道基金、導致許多國際組織關閉他們在台灣的亞太計劃或是中國計劃及辦公室，這也對於亞太地區及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協助，造成嚴重的影響，甚至連美國自己的「自由亞洲廣播電台」、「美國之音」等媒體也都受到牽連波及，這樣胡亂無章法的消減預算，最終恐怕也只是讓中國及亞太地區其他的威權主義政權坐享其成，美國透過撤資，也變相助長這些威權主義政權持續鎮壓及限縮公民社會空間。甚至連緬甸大地震，原本就持續轟炸老百姓的緬甸軍政府，也因為美國國際人道救援基金大砍，導致當地的救援工作也受到影響。亞太地區長期就已經面對威權主義政權的壓迫，在這一連串的川普震撼彈波及之下，亞太地區的人權工作將更加嚴峻。

反觀台灣，我們也看到國會跟美國有著一樣的令人擔心的亂象，包括國家人權委員會及行政院的人權預算大砍，大法官人選杯葛，導致人民最後的救濟管道，憲法法庭也無法運作，只能持續空轉，這都將嚴重影響人民的基本權利。我們長期關注的各種人權法案，包括難民法、反歧視法等等，也都沒有任何立法進展。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目前也尚未看到新版，公約審查的後續改善計劃，也未見任何顯著成果。

在全球全面性的人權倒退及威權主義反撲的情況下，我們也看到各個大型的跨國企業、科技龍頭產業，在每年高額的經濟獲利下，沒有承擔起企業該盡的人權責任，反而跟著川普起舞，限縮 LGBTI 及各種邊緣族群的權益。

這個時刻，唯有依靠一個個的人民站出來，才能夠集體對抗這樣全面性的來自政府及企業的全面人權倒退，唯有透過我們更多的發聲、行動、串聯，才能讓更多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起而反抗。我們邀請你一起加入我們，用你可以的時間與力量，撼動這個極為不公義的「反人權」趨勢！這個時間再不奮起，我們就沒有時間了！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彼得報編輯團隊

總編輯：Kin Wong

協力作者：Arthur Chou、Eling Chiu、FarFar Sung、IChen Chuang、Luna Chen、Pengfei Wu、Sawa Wu、Violet Chen、陳靖捷、黃馬其、李芊、劉李俊達

協力美編：Jamie Wu

人權焦點：表達自由、歧視

中國女權運動 十週年回顧： 「女權主義 是一種生活方式」

↑  「女權五姊妹」發起人之一、中國女權運動者李婷婷（化名李麥子）。
© Amnesty International

時間回到 2015 年的中國，在國際婦女節前夕，五位女權運動者發起了一場倡議行動，想要喚起社會大眾對性騷擾議題的關注，卻在活動前就被警方逮捕，李婷婷（化名李麥子）就是其中一人。在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跟隨李婷婷的腳步，回顧中國在女性權益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及所遭遇的挫折。

下文為李婷婷的第一人稱敘述

十年前的春天，我和另外四位姐妹籌備了一場簡單卻充滿力量的行動——於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當天，在地鐵和公車上發放貼紙，呼籲公眾關注性騷擾問題，我們的訴求直白且明確：性騷擾不

是「運氣不好」或「默默忍受」就好，性騷擾是一個必須被正視並加以解決的社會問題。但是，就在我們行動前夕，2015 年國際婦女節的前兩天，我們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逮捕，並拘留了 37 天。我與其他四位女權運動者因此被稱為「女權五姊妹」，這次事件後來成為了中國女權運動的重要時刻，也對我個人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這麼快被捕。在看守所的日子裡，我每天都提醒自己要堅強、堅持、忍耐，並且堅信自己是無罪的。獲釋後，雖然我背負著這段經歷帶來的創傷，但我也從國內外的支持者及家人那裡得到了許多鼓勵。當我父母答應接受半島電視台的採訪，警方包圍了我們的村莊，阻止外國人進入，還軟禁我父母，不

→  「女權五姊妹」肖像畫。© Badiucuo

准他們外出或去工作，我的父母非常害怕，但他們並沒有責怪我。

這段經歷加深了我對中國審查體系的理解，也讓我意識到，女權在政治上是高度敏感的議題。在中國，女性主義已經被完全污名化，被視為一種危險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必須被控制的「威脅」。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共產黨的附屬機構）甚至將女性主義標籤為「西方意識形態」，並主張應遵循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女性觀的詮釋，刻意與西方女性主義理念劃清界線。

中國女性權益的變遷

過去十年間，中國的女性權益經歷了許多挫折和進展。在政府層面，性別議題逐漸被邊緣化，女權運動者遭到系統性打壓，公共討論也受到嚴重限制。然而，與之相反的是，民間社會的性別意識卻持續在提升，從「#MeToo 運動」到職場性騷擾法律勝訴，從女性對於家庭暴力和「以性別為基礎的暴力」的零容忍到積極推動婚姻平權，越來越多的女性和 LGBTI 群體，正以各自獨特的方式發聲，提出他們的訴求。

「女權五姊妹」事件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讓大眾認識到性別平等倡議所面臨的風險，也讓更多人看見了行動的可能性。即使大環境越來越嚴峻，仍然會有人站出來發聲。這起事件也讓中國的女權運動者走上國際舞台，讓世界認識她們與相關作為，建立起溝通的橋樑。

之後，我也在美國許多知名學府——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福特漢姆大學、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以及各種畢業講座或教授的課堂上——分享了許多關於中國女權運動與 LGBTI 運動的內容。從國內到海外，「離散」似乎成了我們這些人正在經歷的現實，我認為這是一種新常态。而在國內，倡議行動仍在持續不斷地發生。

「微倡議」以及對未來的期望

這十年來，我經歷了許多變化。我從一名女權運動者，成長為一個更成熟的組織者和倡議家，我學會了如何在嚴苛的環境中推動性別平等議題，如何使女權行動在不同場域中生根發芽。近年來，包括我自己以內，許多來自國內外的社群、小組與個人，逐漸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所謂的「微倡議」（micro advocacy）中——



在日常生活、社群媒體和藝術表達等各方面，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去影響群眾認知。這不僅僅是因為大規模行動的空間受到限制，更是因為我始終相信，日常生活中的點滴努力，才是改變社會觀念最深遠的力量。

舉例來說，在社會與文化層面，中國的社會創新組織「月經驕傲」（Period Pride）便透過社群媒體發起行動，倡導反對月經羞恥與身體羞辱，鼓勵女性正視自己的身體，打破長久以來的沉默。隨著「月經」成為公共討論議題，「衛生棉稅」也逐漸進入大眾視野。在中國，衛生棉被歸類為一般消費品而非生活必需品，因此需繳納 13% 的增值稅，這一稅率高於糧食等基本民生物資的 9%，這也意味著，月經用品的價格中包含了相對較高的稅賦。

此外，不久前，中國衛生棉 pH 值不合格的問題也浮上檯面，進一步引發了大眾對中國品牌的質疑，許多消費者開始想方設法從香港或國外代購衛生棉。正是這些來自個人與群體的聲音和行動，逼迫企業與政府不得不開始面對問題、推動改革。

自從我被拘留已經過了十年，中國和全球的女性主義運動因為政治情況的變遷面臨更大的挑戰，但我對未來仍然抱持希望。我的希望來自每一位願意為性別平等奮鬥的人，來自那些儘管面臨逆境仍持續發聲的女性，也來自我們所取得的、那些微不足道卻富有意義的每一次勝利。

我相信，女性主義不僅僅是一場運動，它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持續的實踐。

未來，或許我們不會立刻迎來性別平等的春天，但只要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持續實踐理念，不懈地播下性別平等的種子，哪怕是最細微的改變也好，這個世界就會朝更公平、更自由的方向邁進。而我，也會繼續走在這條路上，與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同迎接未來的挑戰與希望。

美國斷然中止對外援助 對緬甸平民的人權構成巨大威脅



↑  描繪緬甸糧食與援助危機的插圖，當地軍方正阻擋救援物資的發放。
© JC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美國政府突然全面凍結對外援助，嚴重威脅緬甸難民、武裝衝突地區平民以及逃離迫害者的人權。國際特赦組織也警告，除非美國政府立即撤銷或修訂此項決定，或立即允許援助，並迅速對在地從事相關援助工作的執行者提供豁免，否則

可能導致人命的喪失。

國際特赦組織緬甸研究員喬·弗里曼（Joe Freeman）表示：「川普政府殘酷地決定即刻中止對外援助，這一決策已在全球造成直接且毀滅性的影響，而在緬甸，則正好發生在人民極度艱難的時

刻。這項決定已導致難民營的醫院突然關閉，也使逃難的人權捍衛者面臨被遣返的風險，並危及原本協助人們防止暴行、在衝突地區求生以及在持續暴力下重建生活的援助計劃。」

2025 年 1 月 20 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在為期 90 天的審查期間暫停所有對外援助，以確定其是否符合美國外交政策。1 月 24 日，美國國務卿馬可·魯比歐（Marco Rubio）向全球援助提供者發出「停止工作令」，作為審查的一部分，但對緊急糧食援助以及對以色列和埃及的軍事援助則予以豁免。

1 月 28 日的一項額外豁免條款將「挽救生命的人道援助」排除在停止令之外，而 2 月第一週發布的後續說明則進一步擴大了對特定活動的豁免範圍。然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最新研究，這些豁免措施尚未實際落實至許多在泰緬邊境工作的組織。

「美國政府這項令人震驚的決策已迅速在全球引發影響，其所帶來的現實後果至今仍在持續發酵與被了解當中。我們從緬甸和泰國蒐集到的資料，只是這個冷酷決策所造成傷害的一個例子。」喬·弗里曼說道。

在緬甸，這項資金的暫停進一步重創了原本就因武裝衝突升級、大規模流離失所，以及在四年前政變奪權後人權持續遭受軍政府嚴重侵害的平民。同時，也在數以萬計居住於泰國的緬甸難民之間，引發混亂、絕望與極大的痛苦。

美國實際上向正在打壓言論自由和侵犯人權的緬甸軍方送上一份無價大禮

至今為止，美國的資金援助曾協助許多人度過動盪時期，支持人權捍衛者的緊急庇護或搬遷措施、提供糧食援助、協助建立空襲預警系統、在戰區提供醫療服務，以及為對未來失去希望的人們提供教育機會。

在 2 月 3 日至 10 日之間，國際特赦組織訪問了 12 名居住在泰國邊境營地的緬甸難民，以及 14 名專注於緬甸事務的組織代表。他們之中有醫療工作者、人權研究人員、提供跨境援助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以及媒體和教育機構人員。所有受訪者都警告說，如果這項決定未被撤銷或修正，將會造成嚴重後果。其中，也沒有任何一位受訪者表示收到美國政府關於可繼續營運的豁免確認或通知。

「目標是活下去，不要死」

儘管美國政府承諾對「挽救生命的人道援助」進行豁免，但援助中止仍對超過十萬名居住在泰緬邊境九個難民營中的人們的健康權造成嚴重威脅。這些人多數是為了躲避過去在緬甸發生的暴力而逃離家園，並已在難民營中生活多年，但自軍政府政變以來，營地人口更持續增加。

國際特赦組織訪問了居住於邊境兩處營地的難民。所有人均表示，營地內由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簡稱 IRC）透過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資助設立的醫院，在「停止工作令」下被迫突然關閉。儘管泰國政府與當地醫院已介入，為居住於難民營的人提供醫療服務，但資源極其有限。截至 2 月 11 日，IRC 仍未收到可繼續救助工作的豁免許可。

最初關閉醫療設施的影響迅速顯現。舉例而言，在泰國的翁邊難民營（Umpiem camp），有居民表示，至少有 4 人因無法取得醫院提供的氧氣而死亡。儘管國際特赦組織無法獨立證實上述說法，但根據路透社 2 月 7 日的報導，一名 71 歲男子 Pe Kha Lau 在被美國國際救援委員會（IRC）資助的醫療機構送回家四天後不幸身亡。

「情況真的很可怕，他們強迫所有人離開醫院……有些人因為失去氧氣而死亡。我們不只感到悲傷，也很害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62 歲的 U Htan Htun 說。

在翁邊難民營提供社區醫療工作的志工 Ma Su Su 也說，在命令宣布當天，所有需要治療的人都被告知必須離開醫院。她自己目睹醫護人員從病患身上拔除靜脈注射針，並描述有人在沒有專業訓練的情況下，為一位受傷的難民營居民縫合傷口。

「我告訴大家，只有 90 天。我們撐過去就好了。但其實我感到絕望，」她說，「我們的目標是——不要死。」

根據難民營居民所述，難民營的供水服務已經中斷，糧食援助也面臨中止的風險。

為泰緬邊境九個難民營供給食物和燃料的泰國邊境聯合會（Thai Border Consortium，簡稱 TBC）的馬克西米利安·莫奇（Maximillian Morch）表示，他們正試圖向美國政府申請豁免，但還未收到任何確認。



↑ 2024 年 5 月 9 日，緬甸馬圭地區一座寺院遭受空襲後的情況。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BC 有超過 60% 的資金來自美國國務院下設的人口、難民與移民局（Bureau of Population, Refugees and Migration，簡稱 PRM），其中大部分都用於糧食與燃料援助。雖然他們尚未接獲停止工作的命令，但若援助在審查期間被中止，他們預計在四至六週內就會耗盡糧食資金。

莫奇表示：「糧食是最基本、最無爭議的援助。如果連食物援助都被停止，這就不只是 TBC 的問題，而是一場國際人道危機。」

「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艱難的日子」

自緬甸軍方於 2021 年政變奪權以來，全國各地的武裝衝突持續加劇。軍方日益頻繁的空襲已造成平民死亡，軍方不僅攻擊學校、醫院和寺院，也針對示威者、行動者和記者展開鎮壓。在 USAID 的資助下，緬甸各地的公民社會組織協助平民、記者與人權捍衛者在被迫逃離國家時，能找到庇護、援助與安全。

在緬甸東南部這個遭受軍方空襲重創的地區，有一些團體仍

在執行由美方資助、可被視為挽救生命的計畫，包括：提供前線地區流動的醫療單位，協助支付民眾轉診至醫療資源更充足的醫院的費用，並在空襲過後幫助平民找到食物與庇護所。

「就在這些空襲、轟炸、砲擊、人口流離失所的同時……資金卻被切斷了。」為緬甸東南部七個地區提供援助的克倫健康與福利部（Kare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主任 Saw Diamond Khin 如此說道，「對我們來說，這段時間真的非常難熬。」

明明是拯救生命的工作，卻不被允許執行

來自「民族健康體系強化團體」（Ethnic Health Systems Strengthening Group，簡稱 EHSSG）的 Saw Thar Win 表示，他們原本計劃將可攜式、以電池供電的超音波和 X 光機送往緬甸受衝突影響的社區，而一套設備預計能服務約五萬人。然而，由於美國下達了停工令，資金受到影響，這些醫療設備只能堆放在他的辦公室裡，無法運送出去。



另一個社區健康機構則表示，他們原本的資金來源，能夠用於支付因空襲或其他武裝衝突而受傷的急救手術費用，以及新生兒急救、闌尾炎手術和輸血等緊急醫療支出。然而，美國資金的中斷卻導致他們無法再支持這些在緬甸境內實施的緊急救命醫療行為。

儘管美方在一月底宣布了豁免條款，但針對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等疾病的藥物供應，以及為武裝衝突創傷倖存者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務，依然遭到影響。國際特赦組織訪談的所有團體均表示，他們沒有收到任何與救命工作相關的豁免通知或確認，即使他們的行動——像是協助戰區居民獲得食物、庇護和醫療服務——顯然符合豁免條件。

所有受訪團體都表示，他們缺乏來自美國機構，像是 USAID 及其在地合作夥伴的清楚溝通。由於在緬甸，示威者經常被軍方拘禁和施以酷刑，因此「海外伊洛瓦底協會」（Overseas Irrawaddy Association）為數百名在緬甸境內的行動者提供緊急安置支援。該組織也表示，資金凍結已影響他們支援數百名高風險個案的能力。

「透過剝奪這些組織保護緬甸境內最脆弱群體的能力，美國實際上是在助長緬甸軍方對言論與資訊自由權利的打壓，送給緬甸軍方一份無價之禮，」國際特赦組織緬甸研究員喬·弗里曼說，「人們現在更容易被逮捕、遭受酷刑，而那些逃往泰國、仰賴資金維持庇護生活的人，則面臨被遣返回緬甸的風險。美國必須立即直接地向這些在緬甸從事救命工作的團體表示，他們可以繼續執行援助工作。」

紅色標籤下的沉默： 菲律賓青年人權捍衛者 遭受國家支持的 網路騷擾

STOP RED-TAGGING

PROTEST

↑  《我把恐懼化為勇氣》報告的插畫，圖中的手舉牌寫著「捍衛示威」、「停止貼紅色標籤」及「倡議行動不是恐怖主義」現場中等待著。
© Rebecca Hendin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4 年出版《網路騷擾對菲律賓青年人權捍衛者造成寒蟬效應》研究報告，此報告由菲律賓青年人權捍衛者撰寫，是國際特赦組織首度由青年主導的人權研究成果

報告指出，菲律賓當局所發動的網路騷擾行動，包括所謂的「貼紅色標籤」（red-tagging）——將個人標記為共產主義者，

以製造出一種壓抑與恐懼的氛圍，阻礙青年行使言論自由與投入社會行動的權利，進而產生寒蟬效應，讓青年選擇沉默或退縮。

2024 年，國際特赦組織啟動了名為「RightUp（賦權）」的計畫，這是首次由兒童與青少年主導的人權研究行動，強調傳統人權倡議與研究中經常被忽略的青年經驗與知識。RightUp 的首度試



點計畫在菲律賓展開，由 9 位年輕的人權捍衛者親自研究並記錄他們每天面對的迫切議題：網路騷擾。國際特赦組織則提供研究資源、指導與技術支援。

雖然菲律賓擁有活躍的公民社會與悠久的社會運動歷史，然而，對於亞洲人權捍衛者來說，仍然是最危險的國家之一。杜特蒂政府

時期，實施了包括《反恐怖主義法》與「結束地方共產主義武裝衝突國家工作小組」（National Task Force to End Local Communist Armed Conflict，簡稱為 NTF-ELCAC）在內的極權措施。儘管這些政策聲稱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實際上卻被用來壓制異議、騷擾社運人士，尤其是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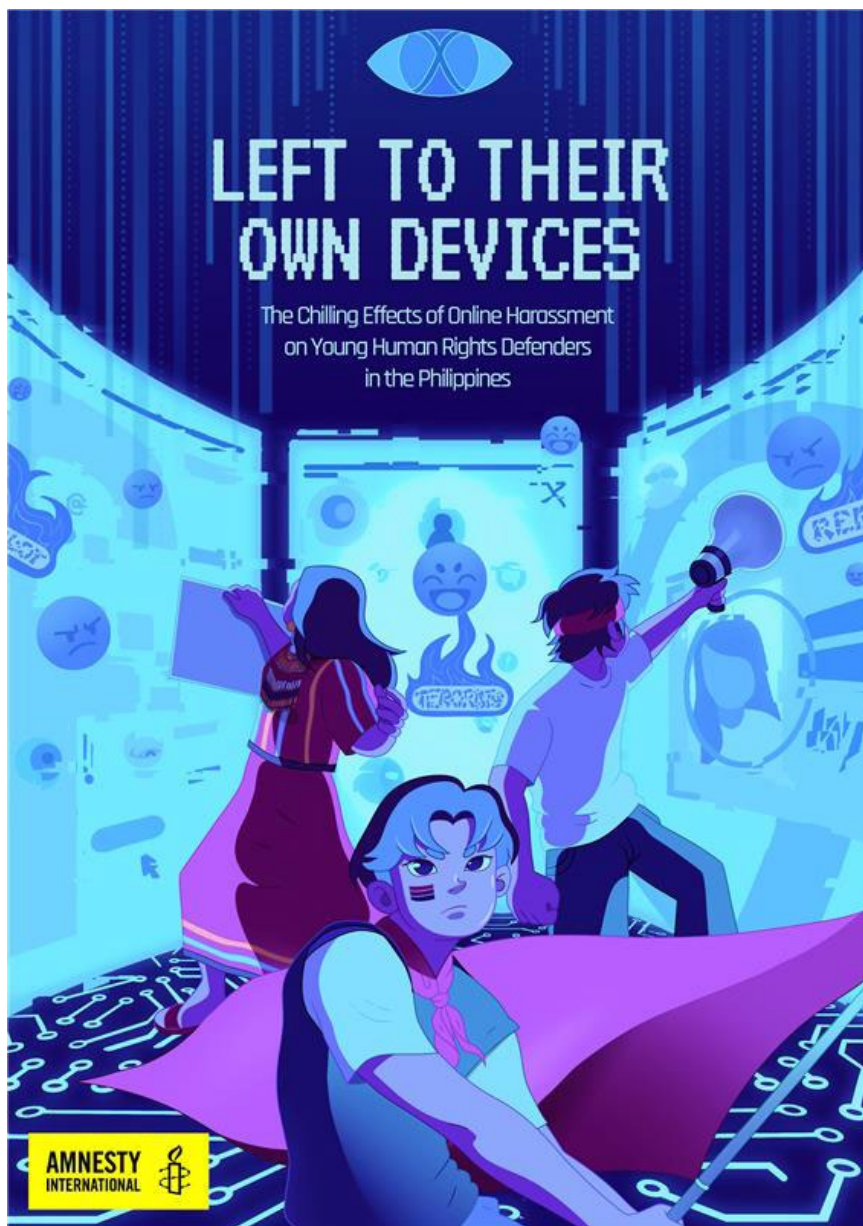
青年人權捍衛者經常參與志工倡議活動，因此他們無論在線上和線下，都會面臨國家和匿名人士的騷擾。此外，他們面臨多方面的風險，網路騷擾常針對他們的年紀、性取向、性別認同、是否是學生、所屬學校或團體等進行攻擊。學校也成為國家打壓青年行動主義的戰場。例如，原本設計用以培養公民參與的「國家服務訓練課程」（National Service Training Program，簡稱為 NSTP），已被用來抹紅批判政府的學生與組織。

菲律賓的法律雖保障數位安全，但網路騷擾問題仍然嚴重，成為影響人權的重要議題。這些騷擾包括：網路霸凌、人肉搜索、仇恨言論、貼紅色標籤等等。政府也透過數位工具、假訊息與《反恐怖主義法》的濫用，在社群媒體上煽動仇恨與恐懼，對象包括年輕行動者、學生、教師、媒體等。女性與 LGBT+ 年輕人更是遭受不成比例的基於性別的暴力。根據國際培幼會（Plan International）的研究，七成菲律賓女孩與年輕女性曾在網路上遭遇騷擾。

網路騷擾帶來的真實威脅

菲律賓青年人權捍衛者（Young Human Rights Defenders，簡稱為 YHRDs）面對網路騷擾後，寒蟬效應在他們身上出現各種情況，像是心理壓力、自我審查、行動減少、社交隔離、淡化網路騷擾的影響，以及在申訴與補償上的障礙。這些狀況都在侵蝕著青年人權捍衛者的基本權利，例如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的自由、健康權、申訴與補償權、不受歧視的權利，以及捍衛人權的權利。在 57 位曾經成為網路騷擾目標的受訪者中，有人表示因此變得緊張、害怕，或無法專注於日常工作。此外，29 位目睹自己朋友或組織遭到騷擾的青年人權捍衛者中，也有 6 人表示感到壓力與焦慮，7 人感到無助。這些數據顯示，網路騷擾不僅影響受害者本人，連目睹的人都會受到情緒衝擊。

在疫情期間，來自南菲律賓、長期關注和平與安全議題的青年倡議者 Sarita 曾在社群媒體批評某些政府官員（包括一名參議員與



↑  2024 年出版的《網路騷擾對菲律賓青年人權捍衛者造成寒蟬效應》報告封面。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幾位地方官員）違反社交距離規定。這篇貼文迅速引起關注，當事官員也在底下留言。其中一位市議員更私訊 Sarita，說他們知道她父母是誰、她就讀哪所學校、她目前身在何處，並對她進行威脅。

「我覺得自己好脆弱，好渺小。他們有權力，只要一句話，我就可能被消失……收到那則訊息後，我哭了。那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刻。我真的覺得自己很無力。」

——Sarita

此外，受訪者中有 36 人表示因為這些經歷而害怕使用社群媒體，15 人說自己的日常生活功能受到了影響。甚至連只是目擊騷擾的人，也有 12 人說自己變得害怕上網，2 人說日常生活受到干擾。

面對網路騷擾，他們必須尋找倡議與安全的平衡

Habagat 現年 23 歲，是一位藝術創作者與青年人權捍衛者。他在大學期間是支持科學與技術權益的組織成員，後來被 NTF-ELCAC 在臉書上透過影片將他貼上紅色標籤。那之後，他開始減少了實體的參與，轉而在線上幫助組織製作宣傳素材。然而，恐懼和壓力最終讓他完全停止參與任何公開行動。

「所以我跟組織道別，說我要暫停幾個月……我會試著在線上幫忙做些宣傳素材來貼。後來，我就完全停下來了。我以停滯或不活躍狀態持續三年。今年（2024年），我會再試著重新投入我的倡議。」

——Habagat

雖然 Habagat 暫時退出了公開的倡議行動，但他並未完全停止倡議。他轉而使用匿名帳號繼續發聲，並累積了不少追蹤者。如今，他正逐步嘗試回歸人權運動。

其他青年人權捍衛者則表示，他們不只是暫時退出組織，甚至在人生規劃中將人權倡議放到次要位置。對某些人來說，為了自身安全，他們選擇將重心轉回學業或就業。例如，Bulan 曾是一位致力於原住民族與勞工權益的倡議者，但她選擇離開組織，轉而投入一份更為低調、相對安全的職業。現在，她擔任健康與社會科學研究員，試圖在倡議與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另一方面，曾因揭露政府官員在疫情期間違反社交距離規定而遭到威脅的 Sarita，則選擇在網路上「低調」，但仍持續參與實體活動。她說：「我先低調，所有事情都低調處理。但在線下，我還是有參與一些活動。」Sarita 的經驗與許多青年人權捍衛者相呼應，在經歷網路騷擾後，他們的倡議參與程度都有了明顯改變。

擔心與害怕讓他們與家人產生隔閡

另一個常見影響是青年人權捍衛者因網路騷擾而產生的「隔閡」感，特別是與家人之間的隔閡。「我很怕身邊的人知道我是一位行動者後會改變對我的態度。」隔閡不僅是對自我的保護，也是為了保護他人。像 Tupas 這樣的青年人權捍衛者刻意避免談論自己的倡議活動，以保護家人與朋友免於遭受監控或國家暴力。

科技與科學倡議者 Habagat 也有這樣的想法，在他的臉書帳號被國家公開點名與貼紅色標籤後，收到許多死亡威脅，包括呼籲 NTF-ELCAC 逮捕他的訊息，他仍選擇隱瞞此事，「其實，我的家人與朋友都還不知道這些事情，因為我不想讓他們擔心，也不想聽到那種『早就跟你說了』的話……所以我什麼都沒說，也選擇自己解決。」

對 Habagat 而言，害怕被責備與擔心家人過度擔憂的心情超越了他尋求支持的需求。有些青年人權捍衛者甚至表示，對他們構成威脅的就是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家人不支持甚至公開敵視他們的倡議，以致於他們必須做出妥協，像是可能需要離家才得以繼續從事倡議工作。

青年人權捍衛者承受國家與社會多重壓力，網路騷擾不僅削弱他們的言論自由，也使他們在心理與社會層面付出沉重代價。為了改善現況，這份報告呼籲政府應終止貼紅色標籤與國家主導的騷擾行動，通過保護人權捍衛者與學生新聞自由的法案，廢除《反恐主義法》與 NTF-ELCAC 等壓迫性制度。同時，教育部門應修正限制性政策，保障學生的政治參與權，建立支援與通報機制，讓校園成為真正的避風港。唯有從制度、社會與文化多方面著手，才能為青年人權捍衛者創造一個真正安全、自由的倡議空間。



↑  《我把恐懼化為勇氣》報告的插畫，呼籲 Meta 停止縱容對青年人權捍衛者的網路暴力。© Amnesty International

「我只是個孩子， 卻被綁架帶走」： 梅蒂斯兒童 對抗比利時 殖民不義的記述

↑  賈姬·戈格布爾。
© Amnesty International

70 年前，在比利時殖民統治盧安達、蒲隆地和剛果民主共和國期間，賈姬·戈格布爾（Jacqui Goegebeur）是數千名被系統性地從母親身邊綁架的「梅蒂斯」兒童（歐非混血）之一。賈姬三歲時遭到綁架，並被送往比利時與陌生人共同生活。她的家庭因此遭到拆散，留下的痛苦和折磨至今仍揮之不去。

在五名出生於 1948 年至 1952 年之間的比屬剛果的梅蒂斯婦女對比利時政府提起法律訴訟後，布魯塞爾上訴法院終於認定比利時政府對殖民統治期間綁架梅蒂斯兒童並對其進行系統性種族隔離負有責任。布魯塞爾法院原先於 2021 年裁定駁回訴求，上訴者繼續尋求補救並對該判決提出上訴。2024 年 12 月，比利時在一項遲

來的裁決中，認定對其在長期殖民統治期間虐待梅蒂斯兒童的行為犯下危害人類罪，命令比利時政府賠償受害者因「失去與母親的聯繫以及身分認同的損害」所遭受的精神損失。

儘管聯邦議會於 2018 年通過《梅蒂斯決議》，承認隔離政策並要求政府採取解決梅蒂斯人身份國籍衍伸的問題、開放他們與後裔查閱殖民時期相關檔案等多項舉措；且時任比利時首相查爾斯·米歇爾（Charles Michel）在隔年正式道歉，但殖民時期的梅蒂斯兒童仍在努力應對這些毀滅性做法的後果。

現年 69 歲的賈姬透露自身作為梅蒂斯兒童在比利時長大的感受、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以及為何自己不會停止為正義而戰。

下文為賈姬·戈格布爾的第一人稱敘述

我一生都以為母親不愛我們，但現在我知道並非如此。我出生於盧安達吉佳利，母親是非洲人，而父親是比利時人。當時盧安達仍受比利時殖民。比利時當局在殖民地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禁止異族通婚。我被歸類為「穆拉托人」（mulâtres），或被稱為「梅蒂」（Métis）——一個不知道自己屬於哪個群體的孩子。

父親在我六個月大時去世，而我們的生活也從此徹底改變。在父親下葬後，比利時官員將我哥哥帶走，送往一所位於吉佳利的天主教寄宿學校。他們將他帶走，是因為我母親是非洲人，而我們這些梅蒂斯兒童被視為對殖民體系下白人至上秩序的威脅。

他們甚至並未告知我母親，遑論徵求她的同意。她去找尋自己的兒子，卻被放狗攻擊。後來，我哥哥被轉移到蒲隆地的一個新教教區，以僕人身份謀生，最後又被送往丹麥。

當我三歲、姐姐五歲時，殖民當局認為我們已經「獨立」而不再需要母親。在警方多次嘗試下達命令後，我和姐姐遭到綁架，送往一所專門收容「混血兒」的機構。我聽說母親曾試圖阻止他們。

我們在那裡待了六個月。之後我被送往比利時，寄養於沿岸一戶人家中，而姐姐則被送往該國另一端。他們總是拆散家庭。這是犯罪行為。你在對家庭產生錯誤的理解之中成長，不知如何看待家人。系統性驅逐兒童，屬於危害人類罪。

沿岸的生活

在比利時，我在沿岸地區長大。這裡相對開放，與世界其他地方保有連結。然而，我的寄養家庭並不合適。養母曾經多次流產。她想要第二個孩子，但我卻感到被孤立與忽視，因此更偏好養父。這導致我們之間產生隔閡。他們給我穿破爛的衣服，也並未提供金錢給我讀書。我與兄弟姐妹的唯一連結，是寄養父親被授予我們所有人的監護權。我在 11 歲時，偶然發現我們的檔案，並且開始解讀。我找到我的出生證明，當時我看見的第一個法語單字便是「非婚生子女」，使我震驚不已。

我住在寄養家庭直到 16 歲，隨後前往當時該處正值學運的根特讀書。生父為我們留下一筆可供讀書的保險金。我作為他的合法子女，以及國家視為的孤兒，我獲得雙倍的政府補助。我獲得長期友誼，也結識部分行動者。我在一家提供避孕服務的機構工作，並意識到參與社會運動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協助在根特創建婦女庇護所和一個讓孩子分享問題的論壇，同時試圖了解自己的過去。

「將孩童綁架並送往外國與陌生人生活，並不具任何正當性。這是犯罪。」

——賈姬·戈格布爾（Jacqui Goegebeur），行動者

我最終與哥哥姐姐重建了關係。但我始終無法與母親建立聯繫。當我再次見到她時，那並不是段美好的回憶。

我 21 歲時繼承了生父的一筆遺產。我在都市裡買了一棟小房子，並用剩下的錢去盧安達尋找母親，並找到了她。我清楚記得當時的場景，那真的很美。山丘上滿是等待我們重逢的人們。我與母親雙雙抵達，與我同行的翻譯保證會告訴我她說的話。然而隨著對話進行，他卻向我表示母親正在撒謊——她說自己很孤獨，但翻譯卻說她有丈夫和兩個孩子。那種感覺猶如遭受酷刑。我情緒崩潰，轉身離開，從此再未回頭。我無法承受。

我們在質疑母親的特質中成長：究竟她是慈愛的母親，還是輕浮的女人？她是否在乎為何離開我們？我很遺憾自己選擇離開，但我必須接受事實。



↑  五位梅蒂斯女性向比利時政府提起訴訟並勝訴。© African Futures Lab

改變一切的時刻

我總覺自身有個秘密人生，渴望了解自己的過去。我一邊在 IBM 科技公司從事全職工作，一邊修讀非洲研究。2007 年，我參加一場研討會，該場講者對殖民抱持接受態度。有位記者甚至表示，那曾是非洲的美好時光，年輕人活得自由與心態開放，但並不包括當地婦女。我無法接受——尤其會議中幾乎無人談論梅蒂斯兒童、他們的母親，以及他們如何受到殖民影響。於是我採取了行動。

我與研究中心主任進行談話，要求進行一項專門針對比利時殖民主義及其對非洲人民影響的研究，而他同意了。取得聯邦檔案的過程並不容易。關於何人將我們從盧安達運往比利時的文件充滿秘密。不過我從事隱私保護官的丈夫告訴我們該聯絡誰。有了他的支持，我知道自己不會失敗。最終，檔案館同意開放部分資料。事情開始推進，一些梅蒂斯組織也開始要求真相。

我希望盡可能認識更多梅蒂斯兒童。2008 年，來自布魯塞爾、根特與安特衛普的各年齡層的混血兒，開始收集證言並尋求資

金。2010 年，「比利時殖民下的混血兒」成為根特慶典的主題。我們最終出版書籍《殖民的私生子》，隨後展覽與媒體報導接踵而來。這是一場轟動：展場爆滿，參觀人數眾多，更被拍成紀錄片在比利時地區電視台播出，甚至遠至其他國家。

我們發起連署，要求取得我們的檔案。漸漸地，我們得以了解當時政府對我們做了什麼，成功爭取資金，並取得領導地位。

危害人類罪

我們在比利時各地議會講述自身故事，爭取獲得承認，要求存取我們的檔案，並尋求對我們歷史的理解。儘管現在大家對我們處境的了解逐漸增加，比利時政府亦曾致歉，但我仍然要問：「他們的正當理由為何？」然而，將孩童綁架並送往外國與陌生人生生活，並不具任何正當性。這是犯罪。

有許多梅蒂斯兒童的故事，每一個都令人痛心無比。從前的比屬剛果（今剛果民主共和國）有無數孩子被遺棄在偏遠的機構中，遠離家人，身處極度危險與敵意的環境。我的兄弟最終被送往丹麥，成為遭受剝削的受害者。他逃到美國，以無證移民的身分生活，因為即使他是比利時公民，比利時大使館直到最近才願意提供身分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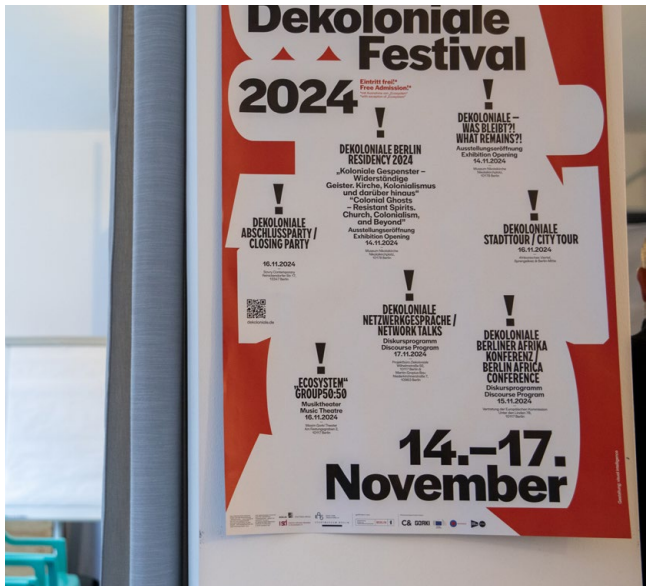
多年來，「梅蒂」（métis）這個詞彙受到汙名，但我們試圖重新定義該詞。這些詞語使我們無法發揮潛力。你永遠無法取得勝利，因為你不屬於任何一方。所以我們選擇自己的詞語——我們要求「Metis」去掉法語重音（é）。比利時國家最後不得不將其納入官方荷蘭語詞典，以便針對《梅蒂斯決議》進行表決。

今後，我們許多人正以不同方式呼籲賠償。對我而言，我希望能有資金支持更多研究，幫助我們了解自身過去。不過我現在已退休，許多梅蒂斯混血兒童年齡亦已超過 70 歲。持續奮鬥並不容易。擁有如「非洲未來實驗室」（African Futures Lab）與「國際特赦組織」等組織的支持，對我意義重大，使我們得以繼續訴說自己的故事。

雖然身為梅蒂斯困難重重，但這段經歷塑造今天的我。



↑ 賈姬·戈格布爾與非洲未來實驗室（African Futures Lab）的珍娜維耶芙·卡南達（Genevieve Kaninda）一同出席柏林去殖民活動（Dekoloniale Berlin）。卡南達長期協助她分享自身經歷，替她爭取賠償與正義。© Amnesty International



↑ 2024 年柏林去殖民活動（Dekoloniale Berlin）。© Amnesty International

當演算法成為仇恨擴音器， 我們不能保持沈默

—— RightsCon 2025 側記



↓ 國際特赦組織與其他關注科技與人權的民間團體在 RightsCon 2025 提出數位人權九大訴求。

© Access Now

文／劉李俊達（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法案政策主任）

「當演算法成為仇恨的擴音器，誰來保護我們的數位人權？」

全球最大的數位人權大會 RightsCon，十年來首次移師亞太地區，選在台北舉辦。從 2 月 24 日到 27 日，超過 150 個國家的參與者齊聚台北國際會議中心，進行了 550 多場實體及線上會議。這不僅是 RightsCon 首次在東亞舉行，也標誌著台灣在全球數位人權議題上的重要地位。

國際特赦組織科技與人權團隊、亞太區域辦公室，以及來自菲

律賓、德國、美國等分會的同事都來到台北，主辦或與談的場次主題橫跨監控產業、間諜軟體、歧視與仇恨言論、數位性別暴力、墮胎資訊遭封禁、資訊自決權、中國對台的跨境鎮壓等眾多主題。這是國際特赦組織歷年來在 RightsCon 最大規模的參與。台灣分會也藉此舉辦了圓桌論壇與週邊會議，與在地夥伴團體提出聯合訴求，並與總部科技團隊拜會政府高層，探討人權議題如何面對科技時代新挑戰。

↓  不論實體或數位，捍衛公民空間一直是國際特赦組織的關注重點。
© Access Now



當線上仇恨變成線下暴力

「很榮幸今天可以在全球數位人權大會和你們述說，這同時也是非常痛苦的，因為我們會在這的原因，並不只是要去講科技或人權的理論，我們在這裡是因為在這個數位世代，生命被消逝、家庭被毀滅。」

這段話來自羅興亞青年行動者蒙·薩都拉（Maung Sawyeddollah），他的家人在 2017 年緬甸軍方對羅興亞族群發動

種族清洗時，被迫從若開邦北部逃往孟加拉。而在這場人權悲劇背後，Facebook 平台上未受管制的仇恨言論扮演了關鍵推波助瀾角色。

Abrham Meareg 分享了更個人化的痛苦經歷。他的父親——巴赫達爾大學分析化學教授，在 Facebook 上針對他的仇恨煽動貼文發布三週後，於 2021 年 10 月遭到殺害。

「Facebook 事後傳給我們訊息說他們發現那兩篇發文違反社群標準且移除了，但這對我們來說實在太晚了，我們已無法拯救我

↓  國際特赦組織在 RightsCon 2025 現場擺攤倡議科技與人權。
© Access Now



父親的性命。」Abrham 的悲痛故事提醒我們，網路仇恨言論絕非只是「言論」，當演算法為追求用戶參與度而推廣煽動性內容時，這些仇恨往往會在現實世界造成致命後果。

台灣的數位人權挑戰

回到台灣脈絡，我們同樣面臨數位時代人權挑戰。在圓桌論壇「台灣的下一步：如何在不損害公民空間的情況下終止網路歧視與仇恨言論？」中，我們邀請了國際特赦組織科技團隊研究員 Alia Al Ghussain、Meta 全球信任夥伴計畫主任 Jeanne Elone，以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科長黃曉吟進行了多方對話。

會議開始，我們透過 Slido 調查與會者經驗。結果顯示，幾乎所有人都曾遭遇網路仇恨言論，文字雲包含「性別」、「種族主義」、「恐同」等字眼。更令人憂心的是，詢問檢舉仇恨言論的經驗時，大多數人評價都在「非常差」到「中性」之間，沒有人感覺良好。

這個現象恰好印證了 Alia Al Ghussain 所指出的問題：「大科技企業的商業模式本身就對人權構成威脅。」她解釋，無論是 Google、Meta 還是 X，其核心獲利模式都是定向廣告，為讓使用者停留更久，演算法會推播任何能引發強烈情緒反應的內容——不幸的是，這包含針對邊緣社群的負面言論。

面對這樣分析，Meta 代表 Jeanne Elone 回應說，他們的內容

審查包含政策制定、自動化偵測和人工審查三個層面。但她也承認，Meta 最近在美國停止第三方事實查核，並放寬對跨性別、移民等議題的仇恨言論限制，是因為「政治辯論變得非常激烈」。

這番說詞引發活動參與者質疑，有人直接指出：「Meta 允許仇恨言論在他們平台上存在」、「大科技公司只修補表面問題，而不解決商業模式本身」。

在政府方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的黃曉吟科長說明台灣目前法制現況。她提到，NCC 曾提出參考歐盟《數位服務法》的《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但因缺乏社會共識而暫緩。目前台灣針對網路仇恨言論的管制，散見於不同法律中，缺乏統一規範框架。

這場對話清楚呈現台灣數位人權治理困境：一方面是科技平台以商業利益為優先的消極作為，另一方面是政府法制建構的滯後和猶豫。最容易受害的往往是 LGBTI 族群、原住民、移工等邊緣社群。

在地團體聯合訴求與政府拜會

為了推動政府強化相關法規政策，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開放文化基金會發起聯合訴求，向台灣政府提出「數位人權九大訴求」。涵蓋數位平台治理、人工智慧規範、隱私保護、資料安全等面向。

在 RightsCon 最後一天，我們拜會了行政院督導數位政策的政務委員。這次拜會由總部科技團隊與台灣分會共同進行，對象包括法制政委林明昕、科技政委吳誠文，以及數發部常次葉寧。

政委們表達台灣數位人權政策推動的現實困境，但相較於我們的積極立法訴求，卻展現出了相對保守的立場。在人工智慧治理方面，行政院目前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僅為規範性指引，缺乏實際效果的罰則。在數位平台治理方面，政委坦承先前數位中介法的爭議，以及來自平台企業與部分委員壓力，都讓相關法規難以推進。

「我從未想過人權現況會讓我想起 1980 年代的科幻電影《回到未來》。然而我們就在這裡。一個螺旋地穿過時間的世界，一面急速倒退到 1948 年普世人權的承諾之前，一面又以更快的速度衝向一個被科技巨擘和不受規範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所主宰的未來。」

——國際特赦組織全球秘書長 Agnès Callamard

我們在面對 Meta 等科技巨頭的消極作為、各國政府部署的數位威權、日益複雜的網路仇恨與暴力時，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技術解決方案，更需要以人權為核心的價值堅持。

數位人權的實現不能只仰賴政府善意或企業自律，更需要公民社會持續監督和倡議。我們的九大訴求不僅是對台灣政府的政策建議，更是對台灣社會的人權教育——讓更多人了解數位權利的重要性，認識到這些看似抽象的政策議題，其實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  國際特赦組織將持續倡議科技與人權。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少年吔，衝啦！ 示威小教室



↓ 示威小教室現場照片。©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文／李芊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青年行動者專員）

和平示威的權利，是這些年國際特赦組織全球分會在致力推動與保護的重要人權。在台灣，示威也與人權發展息息相關，不論是每年的同志遊行為性少數夥伴們帶來的溫暖，還是反核遊行不斷喚起對於環境正義的重視，示威作為表達自由的延伸，也是公民對話的空間。2024 年中，由於對於立法院即將通過的爭議草案不滿，許多民眾自發地聚集在國會外，表達自己的聲音。在許多公民團體的協力與支援下，立法院外除了聽得見對於現況的不滿，也看得見公民間持續地在對話，除了跟進對於現況的認識，也是告訴彼此在這個混亂的現場，要怎麼保護自己。

在此時我們意識到，隨著這幾年街頭運動的減少，許多行動者並沒有示威的經驗，或是對於過去的行動不甚了解。這帶來了一

些好處——許多行動者從他國經驗獲得靈感，發展出創意的抗爭形式——然而同時，與過去的斷裂可能也讓我們錯失珍貴的經驗。於是我們決定做一個公民補課時間……

第一堂：示威停看聽

第一課，我們邀請到經濟民主連合的青年顧問許冠澤和本會的倡議經理潘儀一同分享，在參與示威之前也許我們可以想一想的事。潘儀帶我們回看了國際上許多著名的示威行動，從 1963 年的「I have a dream…」到瑞典女孩的為氣候罷課，示威橫跨時間、國界與年齡，可以是溫柔的遊行，也可以是高張力的抗議。冠澤則



↓  許恩恩分享士林王家拆除後的模樣。©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是從他在經濟民主連合的經驗，梳理後來被統稱為「青鳥行動」的這些示威，如何在街頭聚在一起。

冠澤提到，這些看似隨機、突然的集結和行動，其實是漫長時光中的累積。許多法案早有民間團體在關注、當衝突發生後，也有許多「前輩」組織起來，為志工訓練，讓集結可以更加順利，同時也是許多團體自發申請路權、搭設舞台，撐開更大的公民討論空間。在講座的後段，冠澤回溯了自己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他提醒到，「示威過後，要把群眾帶去哪？」這一個叩問，是組織者與參與者都得面對的。

是的，示威要走到哪？什麼時候該退場、什麼結果是成功？下一步，一定得進到體制內嗎？這些問題，在我們的第二堂課或許能有解答。

第二堂：示威的多元宇宙

在設計這場講座時，縈繞在我心中的是 Threads 上被廣傳的那句「誰衝誰國慙」，這句話的情境明確地傳達了對於「衝組」排斥與貶抑，或許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多數參與者認為衝入院會並不是一個適合的手段，然而我所擔心的是，這是否就是如同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和理非與勇武派的割席？回應著這個擔憂，我們希望在這場講座中讓大家看見不同的行動光譜，不同的決策、手段從何而來，以及最重要的，不要害怕衝突。

講師許恩恩一開始的分享就帶來相當大的張力。他提到 2012 年時，參與的士林王家都市更新案，當時他們在心靈上面對著私有財產權與社會公益是否衝突的質疑，身體上面對的是用鐵鍊網綁自己後被執法者強制架離、丟包，看著斷壁殘垣的挫敗；後來 2014



年的太陽花，進到立法院後的身體與在士林的身體說「衝，是為了創造空間。」

當然也有沒那麼衝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恩恩夥伴們做的是衝之前可以做的事。他和廢死聯盟到全台灣各個縣市做死刑替代方案的審議式民主工作坊，他在行政院公共數位創新空間做開放政府的創新嘗試，然後他書寫。就像另一位講師劉璐娜說的「衝是很寬廣的」，我們可以以不同的視角來理解衝的行為，不是身體走在最前面的才叫做衝，不是衝才叫做行動，「當你不是最前線，你要做的是能夠思考你要怎麼參與、為什麼參與。」

最後兩位講師都將話題帶回到自己。「沒有人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可以很勇敢、很理所當然地走上街頭。」運動、改變終究是一條漫長的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思考自己為什麼站出來、為什麼

行動，他當然可以改變，但這都需要自己的消化與琢磨，更需要先把自己照顧好，面對夥伴璐娜說「等他成為更好的人，可以等他把自己整理好。」實際上兩位講師或許在述說同一件事——「可以等自己把自己整理好。」

第三堂：救救我啊我救我

最後一堂課，我們想帶大家回過頭來關注自身的狀態。這堂課很特別，我們離開了台北，選擇辦在台灣分會台南辦公室，台南即使不是政治中心，卻仍有許多關心議題的人願意走上街頭，不論是每年例行的彩虹遊行，還是像青島這樣的集結，然而這些行動許多時候無法澆熄「不在現場」的那份焦慮，甚至很多時候，首都之

外的執法者在面對示威者時，心中其實和示威者一樣充滿疑惑。

就像在這之前的四位講師反覆提到的，示威現場的自我保護是這些年來逐漸被重視的議題，從如何面對失控的執法單位，到心理調適的自我修復，無論身體還是心理的風險評估、自我保護都是重要的行前準備。台灣人權促進會過去製作的《抗爭防身手冊》詳細提供了不同情況下可以做的準備與回應，但是講師王曦提醒了風險和威脅的不同，威脅真實存在、風險卻會因每個人的社經地位、當下情境而有所不同，因此釐清自身情況、評估風險承受能力就是準備示威的重要課題。

在集會遊行法仍然要求許可制的現在，許多和平的行動仍有可能面對不合理的執法，行動可能在這些狀況下升級、對抗增加，當經歷或見證了這些暴力，即使自己的肉身未必受到傷害，運動創傷仍會出現，這是講師陳湘妤在經歷了反黑箱課綱運動後體悟到的。這些傷痛真實而廣泛地存在，許多人選擇退出社會運動、淡出原有的交友圈，也有許多人反覆質疑自己的力量、質疑自己安穩的

生活，所以他說「好好把自己照顧好，就是最重要的戰鬥。」

湘妤心理師從近期自己的經驗出發，他提到他因為到節目百靈果分享作為中配二代面對這陣紛擾的感受而備受攻擊，但她很清楚這些攻擊來自不真實的想像、並且能夠透過反擊和忽略來維持自己情緒的穩定。同時，他解釋到願意踏入社會、人權議題的人，許多時候的行動都是在回應自身的特質與需求，例如過去貧窮的經驗、被歧視的經驗、看見苦難的經驗，如果可以找到自己究竟想回應的是什麼樣的議題，或許我們就可以把自己從這個「放不下」之中小小地解放。

現場的參與者，有些已經關注人權議題已久，有些是帶著好奇而來，從王曦分析國安三法時，眾人的專注，到看著湘妤因為提到反課綱時的朋友的觸動，我們的示威小教室最終結束在大家的大力點頭當中，而引起這個反應的是湘妤溫柔的提醒：

「我們的生活中，總有不那麼社運的時刻。」



透過連結串起台灣與世界的人權 韌性 —— 2025 年國際特赦組織 台灣分會會員大會手札



↓ 台灣、馬來西亞、日本的青年行動者分享在國際特赦組織的青年參與。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文／宋致誠（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治理與領導主任）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於 5 月 24、25 日兩日舉辦 2025 年會員大會，主題為「韌性：從草根行動到全球運動」，探討如何在全球各地的威權主義更加猖狂，國內、外政治環境不穩的艱難的環境中建立運動的韌性。超過 100 位來自台灣北、中、南、東各地的夥伴，以及來自香港、泰國、馬來西亞、日本、斯洛伐克、英國、法國、丹麥等國的人權工作者，跨越文化與語言的隔閡，共同交流、分享各自國家的運動經驗與對運動發展的觀點。

5 月 24 日第一天為對外論壇。首先上場的是來自泰國的國際

特赦組織國際理事 Thitirat Thipsamritkul。她提到全世界目前正處於一個威權主義重新興起的歷史性時刻，身處威權主義威脅的核心，儘管亞洲的多樣性和缺乏共同語言可能是一個弱點，但我們也可以成為創新和進步的發源地。

緊接著，第一場主題座談「以群眾為基礎的人權運動挑戰與未來」聚焦於國際特赦組織的民眾草根參與模式——「小組」。台灣分會 38 靜宜校園小組的謝欣怡、英語小組的 Naomi Goddard，分享了各自小組的經營模式與面臨的困難。隨後，英國分會的秘書

↓  越南法律倡議的專案經理 Chloé Briand 以及斯洛伐克分會理事長 Kristina Kironka 討論為什麼台灣需要《難民法》。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長 Sacha Deshmukh 也分享了英國分會在面對傳統小組模式的困境時所做出的改變。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善用社群媒體、線上網絡，以及以議題為中心組成的小組，將是草根運動持續發展的可能解方。

第二場座談請到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長張娟芬，從廢死運動的歷史發展來看憲法判決第 8 號對當前死刑議題的意義與影響。張娟芬認為，憲法判決第 8 號雖相對於過去是進步的，但從廢死的歷史來看，這仍然是落後於願景的。而在接下來廢死的道路上，張娟芬認為我們必須更進一步聚焦於前期的法律防治框架來討論犯罪的預防。

第三場主題為「人權運動的青年參與」，台灣分會的青年代表陳翊晉、周善牧、馬來西亞分會的青年理事 Nicholas Preston Dinesh 與來自日本分會的青年協調員八幡篤拓來談在國際特赦組織中的青年參與。大家都談到在全球青年連結中得到的支持與連結，讓他們在人權參與的路上不會感到孤單，並且可以認識到各地青年在面對人權參與的挑戰時，如何以多元的方式解決問題。

第四場則以問答的方式，在主持人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的引導下，與馬來西亞分會的理事長 Adam Azlan、亞洲公民未來協會的執行長林文亮以及香港海外分會的 Jessica，分享亞太公民社會空間惡化的情形，如美國海外援助退出的衝擊、香港國安法的影

響以及台灣國會擴權的威權復甦。大家認為唯有亞太地區的夥伴彼此互相團結與支持，才是有效面對困境的方式。第五場則邀請現任越南法律倡議的專案經理 Chloé Briand 以及現任斯洛伐克分會理事長 Kristina Kironka 討論為什麼台灣會需要《難民法》。Chloé Briand 從不同國家的案例論述難民庇護評估的不易。Kristina Kironka 進一步談到台灣雖有不遣返原則，但難民在台灣是以個案作為處理。而目前台灣社會對於難民庇護仍有許多誤解與不理解，還需要更多社會對話來促進難民庇護機制的成立。

第六場則由芬蘭分會秘書長 Frank Johansson 與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執行長涂又文對談，談礦產與綠能開發如何衝擊原住民權利。Frank Johansson 從薩米人的案例，看見「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政策落實的限制。許多開發案例中，薩米人不是沒有事先知情，就是土地遭受無法回復的侵占。涂又文則分享由於台灣目前的法規僅適用公共土地，導致私人公司可以規避法律進行傳統領域的開發。

5月25日第二天則為正式會員大會，針對分會的倡議工作、募款策略、財務紀律進行豐富的交流與討論，並通過七個討論議案。其中更特別針對國際特赦組織的小組發展進行題外討論。會中本會前理事長林昶佐也特別蒞臨，與會員們分享未來「人權外交」的願景，並承諾帶著會員們的期待與託付到芬蘭。

2025年會員大會提供了不同地方、議題以及年齡層的台灣與外國人權夥伴透過台灣分會作為橋樑，進行在多項議題以及治理上深度且有成果的交流。台灣分會也會繼續在這些基礎上，成為連結台灣社會與世界人權運動的重要韌性力量。

感謝蕭伊妙（募款資深高額募款專員）、簡藝年（資深捐款者籌募與發展專員）、銘傳大學實習生 Callista、Teresa、Josselyn、Cindy協助會議記錄



↑ 前理事長林昶佐蒞臨現場，與會員們分享未來「人權外交」的願景。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 5月24日，論壇參與者一起展示國際特赦組織的倡議目標。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種族滅絕

停止對以軍售

終止侵略
保護平民

STOP ISRAEL'S GENOCIDE
以色列停止種族滅絕

終止侵略
保護平民

台灣通過
難民法
儘速通過
反歧視法

通過

the Aggression
at Civilians
aine

儘速通過
反歧視法

台灣通過
民法

立即保護
烏克蘭平民

PHOTO
THE
PROTEST

台灣通過
難民法

儘速通過
歧視法

RISE
AGAINST
HATE
LET'S BUILD AN INCLUSIVE
FUTURE TOGETHER

台灣通過
難民法

上侵略
護平民

Help Prevent Genocide

Stop Arming Israel

儘速通過
反歧視法

AMNESTY
INTERNATIONAL

“事實上，我們十分弱小且受到壓迫，而想要追捕我丈夫的卻是世界上最強大而殘忍的國家。大多數人並不認為我的丈夫有機會獲釋，但多虧了心地善良、關心人權的你們在此事上的持續努力，最終使我的丈夫獲救了。”

伊德里斯·哈桑獲釋後，他的妻子 Zaynura 對大家說的話